

◀角一无一▶

分五角六	吉 炸 菜 加 鮮 牛	俱 黃 立 心 偷 水 奶	魚 果 雞 子 菓 咖	蘇 柳 豬 片 布 啡	夫 料 飯 丁
------	----------------------------	---------------------------------	----------------------------	----------------------------	------------------

本價目
注意
電話元
中角
央一元
百八角
九八角
十大角
號四角

(一)

沈豔芳 馬士緣 周蘭安
王少芳 李瑞亭 耿國勝
王少芳 程王曹 唐全本
吳富琴 母女 魅王 又全本
與富琴 母女 魅王 又全本
日挽 吳富琴 母女 魅王 又全本
商精 王少芳 耿國勝 程王曹 唐全本

張桂芥 城候

林樹頭關麥郭仲劉鳳奎記
森本公麥郭仲劉鳳奎記

(魚小)

新任駐德公使蔣作賓氏、爲前戰地政委會主席、對於世界大勢、瞭如指掌、在美磋商、亦達數年、故對國外情形、亦至熟悉、此次出任德鐘、如在我國、向不出錢、卽出亦僅一銅元耳、而此婦人案手工費差金十元、甯非駭人聽聞之事、然決不疑此婦人之欺我詐我也、

(雨斜)

美國、號稱世界經濟最富之國、然人工作品遠不及我國、我國之手工貨品、其價並不甚貴、若在美國、起碼須增加五六倍、其重視人工、於此亦可見一斑、蔣云在美時曾托一裁縫婦人、結一帽頂、費時僅二分

工商部主持之中華國貨展覽會、發照片尤多、苟認真讀之、可供兩日尤可令人興高山仰止之思、惟各委員中有一照片、其上題爲「鍾榮光」君、鍾爲僑務委員、其貌初不如照片中人、而委員中尙有王彬彥

(笑天)

原來白淑女士、除了四個師姊妹公有的葫蘆裏毒氣之外、還有兩件法

寶、一件便是鳥籠裏的白鳥、一件却是可以變成白蟒的一條白綾帶、伊武器上、那裏敵得住南宮适、所以只得用這暗器、南宮适那裏知道、早嚇得用刀去抵敵、可是那白蟒不是真正的白蟒、却是幻化而成、要是被他着了身、那個白蟒、便盤旋將你身體一裹、白蟒也頃刻變爲白綾帶、全身被他紮縛得緊緊的、休想得脫、這是一個可惡的東西、幸虧哪吒在傍、却見敵陣女將、祭起伊的寶貝、養善南宮适、南宮适雖是周營中一員大將、却是全憑武藝、並無暗器、哪吒必要助他、腳踏風火輪、要想搶將前來、却已來不及了、他迫不及待、連忙祭起乾坤圈、事有湊巧、那個乾坤圈不偏不倚、一聲響正套在那條白蟒的頭上、那知哪吒的乾坤圈是剛性的、白綾帶是柔性的、人家說的剛不勝柔、白淑有機智、見乾坤圈套入白綾帶、也不管他是什麼東西、把自己的法寶

(貓小)

葉綠君女士、本報已一再記其軼事、近聞友言、葉女士非但擅長文學、且亦擅長體育、曾憶三年前、葉女士在蘇垣時、任某女校體育教員、葉又擅徒手體操、教女學生、皆能使學生之身體強壯、然葉女士則固嬌弱之軀、臨風婀娜者也、葉脫離教育之生活、厥在去年、寓滬以後、乃以文字相盤桓、素喜投稿、嘗自言、從前投稿於各雜誌、以周瘦鵲先生之半月及紫蘿蘭為最

(雨細)

A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man standing in front of a building. The man is wearing a dark shirt and shorts. The building has a sign that reads "HOTEL". The image is grainy and has a high level of contrast, with the man's figure appearing dark against the lighter background of the building and the ground. The building's facade is visible, showing some architectural details and a sign that reads "HOTEL". The man is standing in the center of the frame, facing the camera. The overall quality of the image is poor, with significant noise and high contrast.

士平日之爲人、我未敢爲信史也

司警部、爲閩北商會之副會長、乃與此所刊之鍾君照片相似、昨於上海銀行之聚餐筵中值王君、詢以何夫子之貌似陽貨、王君曰、是該刊誤耳、此照片中確是我也、

(降霜)

但是也至多能設開館、沒有後台老家的、有幾家或者有後台老闆、那些董事、都是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聽說每月經費有數千元之多。

(四七)

第三回 假藏香難醫監介病 活字寶偏動僥倖心

張大姐也很聰明的，聽得話中有因，便答道：「好少奶，真猜得透人的心。但是我却問過阿妹的，他說在外邊散心快活，做了人家媳婦，一樣要留心，他也怕呢。」何女士只是笑，停了一回道：「依我看，還是早一天出嫁的好。」張大姐又模糊了，一臉子嬉笑道：「好少奶真是佛心佛肚腸，我家阿妹總有一天要到王家去的，好少奶倘然做媒人，倒是赤心忠良的。」這時阿妹也竄進房裏來了，便滿面堆笑道：「少奶，又在把我當笑話講了。」張大姐正色道：「我們正在商量你的大事呢，我對好少奶說，阿妹這們大的年紀，還是孩子氣，一點兒規矩不懂，將來怎樣做人家的媳婦，賺了錢，也積些起來，我是窮得狗肝尿出的，一個鋪蓋兩個馬桶，就算全副嫁粧了，要是你要擇面子，你自己張羅去，阿妹把左手一揚道：「這不是做下來的麼？」張大姐何等眼快，早見無名指上套着一圈黃澄澄的，不是上足赤金戒指是什麼？心上怎麼不喜，但是十分抑制的訓責他道：「輕骨頭，不要揮掉了。」何女士道：「阿妹幾時去兌這戒指的，怎麼今天纔看見呢？」阿妹連忙答道：「這是一個小姊妹賣給我的，二錢重七塊錢，貴不貴？」張大姐道：「啊呀，你上當了。」

不日公映